

惊

魂

JINGHUN

夜上灵车

悬疑惊险小说
系列



【注意】

鬼舞台上的戏剧

葛冰 作
力作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惊

魂

JINGHUN

夜上灵车

悬疑惊险小说
系列



【注意】

鬼舞台上的戏剧

葛冰 作
力作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上灵车/葛冰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9. 7

(悬疑惊险小说系列)

ISBN 7-5007-4735-7

I. 夜… I. 葛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5518 号

插图: 武凯军

责任编辑: 蔡国筠

悬疑惊险小说系列

夜上灵车

葛冰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 100708

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3.875 印张 1 插页 53 千字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本次印数: 11,000 册 定价: 4.70 元

ISBN 7-5007-4735-7/G · 3527

凡有印装问题, 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悬疑惊险小说系列

屋顶上的脸

神秘的灰楼

吊在空中的眼睛

★夜上灵车★

午夜十二点

11/10/08

【注意】

鬼舞台上的戏剧

惊

魂

JINGHUN

夜上灵车

悬疑惊悚小说
系列

装帧设计：缪惟



马中 作家协会会员。
他认为，惊悚小说就该惊悚
到极点，通篇充满悬疑、神
秘、恐怖，要让人提心吊
胆地读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，
不敢看而非想看下去不可。
读完也许会猛然悟到：这
以小说的形式锤炼了自己的
意志和力量。

ISBN 7-5007-4735-7



9 787500 747352 >

定价：4.70元

……黑暗中，司机头也不回地找给我车钱。我觉得这钱有点儿怪，低头一看，竟是两张圆圆的纸钱儿，是死人才用的冥币……

—

已经夜里十二点钟了。

街上冷冷清清的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一盏盏昏黄的路灯发着暗淡的光。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沿着马路边往前走。

公共汽车的末班车已经过去了，可是距离我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。

我有点儿后悔。后悔没有让唐英的爸爸用自行车送我。

唐英是我的同学，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。我们一块儿去参加班里同学的生日“PARTY”。回来晚了，我先送她回家。在她家门口，碰上了

她爸爸，想用自行车再送我。被我谢绝了。

我挺挺胸脯说：“一个男子汉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唐英的爸爸也笑了，说：“倒也是，都上初二了，又是个男孩。”

可现在，我可有点儿紧张。整个大街上就我一个，我往前走，背后老好像有东西跟着我。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后面“嚓啦嚓啦”的脚步声。

我快，它也快；我慢，它也慢。

我走过一盏盏路灯，我的影子从前面转到后面，又从后面转到前面。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也绕着我的影子，也从后面转到前面。

我吓得跑了起来。

“嚓啦嚓啦”的声音也在我后面猛响。

终于，我跑不动了，停下来，壮着胆子猛一回头。

是一个胖乎乎的男人，戴金丝眼镜，穿着白色的丝衬衫，系着一条花领带，浓密的头发上抹着亮亮的头油。

可他满嘴喷着酒气，显然是喝得醉醺醺的。

看见我回头，他迷迷瞪瞪地问：“我的车呢？你看见我的车了吗？”

“什么车？”

“就是一辆黑色的小汽车，奥迪的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他摇摇晃晃地转身走了，一边走还一边嘟嘟囔囔：“这司机哪儿去了呢？说好了，在饭店门口等我……我非把他开除了不可。”走出老远，他又回头向我喊着，“喂，我叫庄士龙，是富昌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。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。”

我找他干什么，真是笑话。

望着他走远了，我舒了一口气，抹着头上的冷汗。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。

我转身又往前走，走了一段距离。我发现前面有一辆小巴（小型公共汽车）。

小巴停在路灯的阴影中，距我只有十来米远。黑乎乎的，看不清是什么颜色。

但肯定是小巴。因为车棚上的 TAXI 顶灯是亮着的。

只是这灯光有点儿怪。不像一般的小巴是白色的。似乎电力不足，它忽闪着，发着幽蓝幽蓝的、像萤火一样暗淡的光。

我要是稍微想一想：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会有小巴？这辆小巴是从哪儿来的？

它怎么会这样无声无息地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？

我要是看见它车头上挂的是什么东西，——我肯定是不会上去的。

可是我刚才跑得太慌张了。

我急于想坐车赶快回家。

小巴的车门开着。门口没有人。

车上的灯也是朦朦胧胧的，影影绰绰一些人影在晃动。

我问：“车去哪儿？”

车上有人说：“前面。”

啊，正好，我的家就在前面的方向。

我一只脚迈上车厢。

刚把头探进车厢，我的眼睛还很不习惯，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。

我听见车厢里两个人说话。他们的声音都涩涩的。

一个问：“让他上来吗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倒是有空位。可不是属于他的。”

我听了有点儿生气，心想，公共汽车的位子是大家的，哪儿有占着空位子不让别人坐的？

这么想着，我的第二只脚也不客气地迈上了车厢。我已经看见了旁边的空座位。

黑暗中伸出一只手，按住了我的肩膀，说：“等一等。”

我有点儿生气地问：“为什么不让我上？”

我听见那两个声音又在商量。

一个问：“让他上吗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他已经上来了，就不好回去了吧？”

“可那怎么算呢？”

“这好办，就算是死于意外事故吧！”

按着我肩膀的那只手松开了。我又听见他赞同地说：“对，死于意外事故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
我惴惴不安，脑子里涌起一种不祥之兆。

也许他们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

可是又不像。

车上没有一个人笑。那两个声音也一本正经。

我心里有点儿发毛了，想转身下车。

车门已在我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。

二

汽车轻轻颠簸了一下，向前走了，也是无声无息的。

四周有一股股冷飕飕的凉气向我袭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

怎么车厢里这么阴冷啊？

我穿的是短袖衫，冻得胳膊上直起鸡皮疙瘩。

真怪，都快秋天了，又是半夜，还开冷气。真是有点儿抽疯。

车厢里好像还有股怪味，怪难闻的。像是发霉的味，又像是医院里的卫生水味，到底是什么，我也说不出来。

我从口袋里拿出五元钱，说：“买票。”

没人理我。车上好像没有卖票的人。

我尴尬地站着，不知道该把钱交给谁。

我又叫：“买票。”

“放在这儿吧。”前面的司机终于含糊地说。他动也不动，只是微微一歪脑袋，示意我把钱放到他旁边的机箱盖上。

我把钱放过去，等着他找钱。

可是他拿起钱，看也不看，就放到他前面的窗子边上。

我等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说：“我给你的是五元钱。应该找我三元呢。”

司机似乎有点儿不耐烦，他低声嘟囔着：“唉，没办法。都到这会儿了，还想着钱呢。”

他一手把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伸到口袋里窸窸窣窣地摸了一阵。

“给你。”他递给我一小团纸币。

我摸了摸，纸币软软的，形状也有点儿不对劲，不像是钱。

我低下头看，车厢里的光线很暗很暗，还是那么蓝幽幽的。

我把纸币举到眼前，睁大眼睛看。

我吃了一惊。

这根本不是钱，而是两片圆圆的白纸。中间还有两个小洞。

这是，这是？

我心中感到一阵恐惧。

这是纸钱。我手中拿的是给死人用的纸钱。

每到清明鬼节时，我经常看到这种纸钱。它们多是堆在墓碑跟前，偶尔还会有几片随风旋转，挂在电线上和树枝上。

可现在，它们竟然到了我的手中，是那司机当作真钱找给我的。

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对吧？你找我的不是钱。”

“怎么不对？我们那儿都是用这种钱。”司机冷冷地说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说的“我们那儿”是指哪儿？

这司机是什么人？

这么想着，我捏着那两片纸钱，手心都冒出汗来。

窗外的灯光忽明忽暗，那是路边的一盏盏路灯。

正在行驶的汽车猛然颠簸了一下。

我站立不稳，跌向旁边的车窗。

我的手扒住了窗框，脸几乎贴到了玻璃上。

外面的窗子上好像有一缕黑乎乎的东西……

又一盏路灯闪过，就在外面亮晃晃的一瞬间，我终于看清了——那是一缕长长的黑纱。

啊，这汽车上还挂着黑纱。

这是灵车，运送死人的灵车。

我上的是运送死人的灵车！

“快坐下。”我后面有人冷冷地说。

“坐下。”我前面的司机也冷冷地说。

没办法，只好先找个座位坐下来。

就着幽蓝昏暗的灯光，我看见一个穿一身白色衣服的人旁边有个空位子。

可是他胖胖的身体把通道挡得严严的。

我对他说：“劳驾，您往里面坐坐。”

他动也不动。

我又说：“要不，你腾出点儿地方，我到里面去。”

他还是一动不动。

难道他是哑巴？

我看他的脸。

看不见，他的帽檐压得低低的，脖子还用围巾裹着，几乎把整个脸都遮住了。

他的头低低地垂着，垂得下巴都快贴着胸脯了。好像睡得很香很香。

啊，原来他睡着了。

我只好侧着身子，勉勉强强地挤过去，在里面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来。

前面的路好像不太平坦。汽车一颠一颠的。

我旁边，穿白衣服的家伙随着车的颠簸，慢慢地向我靠过来，把头贴在我的肩膀上。

这家伙，睡觉还得靠着别人。

我把身子往车窗边上靠。

没想到，他得寸进尺，竟把身体的重量都压过来了。

我忍不住提醒他：“嘿，醒醒。”

他不理我。

我推了推他贴在我肩膀上的头。

那头只歪了一下，又靠过来了。而且歪得很厉害，都快贴到我的嘴上了。

真不像话，我将他的头一推，他脖子上的围巾散开了。

我看见了一张惨白的脸。

一张面无表情的、凝固的脸。

那嘴张开着，一动不动，露出白白的牙齿，还有牙齿后面黑黑的洞。

帽檐下的眼睛也一动不动，就像凝固了的死

鱼眼珠。

啊？他怎么啦？

怎么睁着眼张着嘴睡？

他好像没呼气？

我胆怯地把手伸到他的嘴边试探他的呼吸。

没有一点儿气息，只有一丝丝冰冷从喉咙里面冒出来。

我赶紧摸他的脸和手。

他的脸和手也是冰冷冰冷的，就像刚从冰窖里出来一样。

我吃惊地叫：“他好像死了！”

没人理我。

我又叫：“我摸他的嘴，他没呼气，他真的死了。”

还是没人理我。

三

我周围没有一点儿声音，死一般的沉寂。

车上的人好像突然都不会说话了。

这时候，我才猛然发现，坐在我前面的两个乘客都有些古怪。

他们的身体都僵僵的，像一根根木棍一样，戳在座位上，如泥塑木雕，一动不动。

我回过头去，又看见两张同样面色惨白的脸。表情也都僵死死的，像死鱼一样的眼睛直勾勾地向前凝视。

啊，车上的乘客都是死人？

我是同死人在一块？

不，应该还有活人，因为刚才还有人说话，那司机就是其中一个。

可是他塞给我的是死人用的纸钱儿。他也始终不回头，我一直无法看清他的脸。

这会儿，他的身体似乎也是僵直直的。只是握住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地动。

方向盘前面的小灯映着他的手——但那不是手，似乎是两只带鳞片的黑色爪子，从白色的衣袖中伸出来，在幽幽的灯光下，显得十分可怕。

车子速度放慢了，接着停了下来。好像是停在很黑的树下。

车门无声无息地开了。